

晚清

宽忍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宽忍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24 - 09750 - 4

I. ①晚… II. ①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0980 号

晚 清

作 者 宽忍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3.75 印张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750 - 4

定 价 38.00 元

清晨，原野上寂静无声。春风翻越了秦岭，吹到这清水河畔似有似无。河水静静地流着，在不远处的山峪里，似乎还能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几千年来，清水河河水也曾无数次地肆虐过，砰崖转石，将祁山谷里风化的细砂莽石冲激到河滩上，堆积在原野里。渐渐地，河水被自己冲积出来的泥沙巨石挡住去路，斗折蛇行，依着地势从高向低、从西向东流去。在这祁山之南、清水之北形成的百里原野，是中华民族的农业始祖姜原和她的儿子弃教人们种庄稼的地方，史称姜原。

在清水河转弯的地方，民国时期地方士绅李义祉先生利用地势拦河筑坝，将清水河河水在祁山南麓的山峪里蓄积起来，形成一泓碧波荡漾、水面浩渺、深不见底的碧潭。潭边林木参天，一座名叫保本塔的黄塔刺破碧绿，耸立在祁山的崖坡上；保本塔下，一圈朱红色的围墙掩映在竹树环绕之中；墙内隆起一个巨大的土冢，门墙的石碑上雕刻着“先祖姜原之墓”几个字。沿着崖坡走下去，经过姜原母子当年教人们种庄稼的教稼台，屹立在清水河东岸的村落叫有台。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姜原的后代们还按照先祖教给他们的方法用人力和畜力耕种着，只是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周朝的井田制变成了现在的公社化。姬家是有台的老户，老到谁也说不清他家在这儿住了多少代。也可能是因为他家是周朝国姓的缘故吧，传说这儿是周公姬旦的封地。姬老夫人天一亮就起来了，正坐在后堂里喝茶，儿媳妇如玉在打扫庭院。

在这座古老冷清的深宅大院里，姬家老少二代寡妇正经历着艰苦的磨难：家里的长孙问天已经二十岁了，但还找不下媳妇结不了婚。

在清末，姬家的祖先曾三代做过清朝的翰林。只是人丁不旺，三代都是单传。末代翰林是康有为公车上书那年进翰林院的，当时尚未成婚，后来和

王府的一个格格结了婚。辛亥革命后，王府格格抱残守缺，还希冀着清王朝能够东山再起，或者偏安一隅，死也不肯跟随末代翰林回到姜原。不得已，末代翰林卖掉了京城的房产，只身一人逃回姜原，和现在的姬老夫人碧如成了亲。在冯玉祥将军主政西北期间，末代翰林也曾做过省参议，但从不开姜原。他的独子姬山涧现在是省里的一个部长，前几年才和家里的妻子如玉离了婚。在姬家二代寡妇的心里，要想保住姬家在姜原上的根，要想姬家的香火能够延续，就必须在问天上大学前让他结婚。

婆媳俩春节前就张罗着给问天娶媳妇。前些天才得到回复：问天的档案报到女方单位后，没想到女方单位不批准，他们不能结婚。问天的外公李欣哉指着媒人的鼻子质问道 “定者，定也。当年是你们怕变，要求和姬家订婚。如今姑娘考上了个代号厂就变了，真是狗眼看人低！”

骂是骂了，嘴也痛快了，可他一个即将退休的民主人士能有什么办法。他见姑娘的伯父杨毓秀蹲在地上一声不吭装孙子，逼得急了他怕杨老师反咬他一口 “还不是怪你？谁让你还当过‘右派’！”

欣哉将结果告诉给姬家后，问天只是习以为常地淡淡地一笑，他不相信他会打光棍。

问天对于和他订婚的杨如格一直知之甚少。只是在十二岁那年，他在奶奶的引导下，和如格见过一面。记得她胖胖的圆脸像粉红色的桃花一样，头上扎着两个小丫角。姬老夫人说如格像她的祖姑奶奶杨玉环，是个福相，婚姻就这么订下了。有了婚约，问天和如格倒生分了。谁也不好意思见谁，偶然遇见了还得躲着走。不然，姜原上的人们就会笑话他俩 “等不及了”。现在，不能够和如格结婚，问天觉得无所谓；但这却成了家里人的一块心病，他们四处张罗着给问天另找一个。

如玉是位外表恬静内心坚强的女人，她也是位仕宦家的小姐，解放前就毕业于师范学校，新思想和旧道德在她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她见儿子端坐在桌前看书，就在他的耳根唠叨 “也不知道熬煎！你都小二十了，还不想娶媳妇？”

问天是位从小娇惯的公子哥儿，说话办事非常任性。仗着祖母的溺爱，有时也敢在母亲面前撒泼耍赖。他双臂搂住妈的肩，把脸贴在妈乌黑的发髻上说：“想啊！可我是个地主家的狗崽子，没有姑娘会看上我这个破落子弟。”

如玉笑了，她探询地问：“你看红颜那姑娘咋样？人长得俊，难得的是她从小就和你在一起上学。”

问天看着奶奶，老夫人没说话。问天知道奶奶恨红颜他爹蒋二：过去是他家的长工，爹离婚时是村里的支书，现在又是公社的社长。

“过去的妇道是三从四德，现在男女平等了，女人不再依附男人。不知道还讲究不讲究德、容、言、工？”老夫人问，“问天，现在社会上到底是怎么看人的？”

“首先是看出身。”

“那你是喜欢大家闺秀呢，还是喜欢小家碧玉？”

问天明白了奶奶的问话不是泛指，而是关系到给他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媳妇。问天茫然了：他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急忙搪塞道：“我听奶奶的。”

如玉笑着骂道：“小滑头！”

问天望着奶奶和妈傻笑，他觉得夹在奶奶和妈中间不好多说什么，忙撂下手里的书，扛着钓具走出书房。

“不能去钓鱼！”如玉说，“当年，‘洋疯子’还不是因为爱钓鱼被打成了右派。”

“洋疯子”是五七年前碧潭水库的处长。他从外国留学回来后，不愿意当水利学校的校长，想继承祖业，利用碧潭水库的水流落差修电站发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中国，中国只有靠苏联老大哥从国外进口发电机组。处长不懂俄文，但为了工作需要他不得不学习俄文。那时候，姜原人经常看见一个穿着白色燕尾服的人站在碧潭边拿着报纸念外文，人们听不懂他说什么，只听见他发的卷舌音像赶牲口似的“勒儿勒儿”的，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洋疯子”。

“‘洋疯子’姓啥为老几咱们都不知道，我听人说是因为他光天化日下在潭边搂着媳妇亲嘴被打成右派的。”姬老夫人说，“说是为了钓鱼，问天拿的渔竿还是他太爷爷留下来的。”

太阳爬上了树梢，将碧潭的水面照得光怪陆离。问天站在潭边，与其说是垂钓，还不如说是躲清闲。是姜原这片古老的土地养育了他，是清水河见证了他的成长。这碧潭、树林、河流、青山，到处都寄托着他的理想和情怀，也留下了他青少年时期的纯真和遐思。用奶奶的话说，他是“姬家百亩田里的一棵独苗”，一家人的未来兴衰就全指望他了。从小爷爷就教他读书认字，爷爷去世后，一有空他就躲到书房里。三代翰林的藏书他翻遍了，虽然没有形成什么世界观，但脑子里被古今中外的马队践踏了一通后，也留下了许多蹄痕。遇见和书上写得不一致的事，他总喜欢问一句“为什么？”在这个改天换地的时代里，谁能回答他？一次他问外公“什么是右派？”身为“右派”的外公尴尬地笑着，竟连他也讲不清他为什么是右派。外公望着亲家姬老夫人说“孙子长大了，不宜再叫奶名牛牛了，就改叫问天吧。”

问天背对着阳光，身倚在柳树上抛下钓饵，正想闭目休息，只见浮标在水面上飞速地划动着，一举竿，水面上耀起一道银光。

“可恶，柳条子！”

这种鱼形似柳叶，个体不大，最大的也就一根指头粗细。动作却极其灵活，经常在水面下穿梭游弋，扑食动作又快又狠。一旦水面上掉下猎物，它一口咬住就逃。无奈体小口窄，咋样也吞不进钓饵。一旦被拉出水面，它就松口丢下钓饵，一翻身闪着银光，又轻快地钻进水里；晃动着的身躯，在水面上留下一圈圈涟漪。师父池大中说，对初钓者说来，那银光就像佛祖头顶的光环，那涟漪是挠人心神的波涛。初钓者再投饵，它照样还吞，丝毫不退缩，直到垂钓者的饵料被吞完为止。

师父是原来碧潭水库管理处的处长，一生和水及水生物打交道，对这种鱼起了个雅号：陪你玩。

问天将浮标朝上捋了捋，又把钓饵抛到水里。钓饵慢慢地坠入深水里，

只见浮标在水面上晃了晃，像被针钉住似的纹丝不动了。他插上支架，架上渔竿，双手抱着后脑勺躺在草地上，一边瞅着水面上的浮标，一边想着心事。

那还是八年前，问天正在读小学。一天，他在碧潭见到师父钓技神奇，说大钓大，说鲫鱼绝不钓鲢鱼，就黏着师父要学钓鱼。师父教他，常常是浅尝辄止，钓上一两条后，师父就笑嘻嘻地拧着问天的耳朵说“够吃了。”那自信的爱鱼成癖的神色，至今还深深地留在问天的记忆里。五七年反右时，听说师父给上级领导提了条意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师父被打成右派后，村里的蒋支书批判师父把碧潭当成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说“锅里把油烧上了，他才到潭里去钓鱼。”

那时候，姜原农村里很少有人吃鱼，更无垂钓者。虽然人们也都见到过，有礅溪潺潺地长流水，有半边深陷在溪水中的孕璜石，有坐落在秦岭北麓的竹树掩映的姜尚庙；庙里的粉白墙上绘有飘然若仙的太公垂钓图。也听到过，不论是太史公司马迁记述的“负命者，上钩来”，还是人们口头上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些都已经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有着耐人寻味的玄机。但如今钓鱼已经失去了“经过艰苦奋斗获得的食物更美味”的感受，也失去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互惠共生的情趣。钓鱼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划分右派的标准之一。

师父很喜欢问天这个办事执著的小知音，教他垂钓，给他讲垂钓的猎趣。一天正讲着，一个小姑娘像蝴蝶似的飘然飞了过来“爸，我妈叫你回家吃饭。”

师父脱下头顶上的巴拿马草帽朝对面山崖上扬了扬，一个高挑的女人身影就退了回去。

“这是我女儿，下周就转学到碧潭小学。”师父又朝女儿说，“这是你未来的同学姬牛牛。”

“我叫池天添。”姑娘伸出手，“姬牛牛同学，你好！”

问天愣住了，他没想到城里的姑娘这样大方。只见她穿着一身白底蓝道

的“布拉吉”(连衣裙)，耳根后面的辫梢上扎着红绸结，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他。问天羞怯了，手掌在蓝布褂子上蹭了蹭，壮着胆还是不敢伸出手去。慌乱中，他红着脸向她深深地鞠了个躬。

突然，浮标不经意地在水面上晃动了一下，问天赶忙坐起身，两眼紧紧地盯住水面，手也下意识地放在渔竿上。过了一会儿，浮标又接二连三地晃动了好几下，问天手握着渔竿悄无声息地站起身来。浮标被拉下水面，接着又返回原处。问天屏住呼吸，心也提到嗓子眼上，两手紧张地等待着，浮标又一次被拉下水面。

“是鲫鱼，它还在试探！”

问天一动也没动。当浮标再次浮上水面，像被什么东西托着、在水面上漂浮游动时，他立即点了一下渔竿，倏地一挑，一条半斤左右的鲫鱼扑扑喇喇地悬吊在空中。

问天血管贲张，心跳加速，周身的关节都好像嘎嘎作响：一种由静到动的亢奋充满全身。他伸出手，按住在草地上活蹦乱跳的猎物，把它小心翼翼地装进网兜，拉上口又放进水里。

问天长长地吐了口气，用深呼吸调解着自己的紧张和激动。装饵，抛钩，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浮标；就这样等待、激动、欢悦，周而复始。不到正午，网兜里已经装了十多条鲫鱼。

太阳越升越高，挥竿的周期也越来越长。

“早钓鱼，晚钓虾，中午钓的是王八。”

问天的耳边响起了师父的话。他将浮标又朝上捋了一大截，装上饵，尽量远地将钓饵甩到潭中；架上渔竿，眯着眼睛躺在草地上。

艳阳高照，四周一片静谧。太阳晒得人暖融融的，儿时的顽劣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问天没上学前，爷爷曾领着他到姜原庙里，指着神龛里表情静穆的神像说：这就是姜娘娘，人类文明的始祖。问天见神像慈祥，双唇微闭，嘴角间蕴含着无限的宽容。他就告诉爷爷：“她是奶奶。”爷爷叱责了他，教导他说：读书不

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做事。姜娘娘教会了人们种庄稼,人们就修庙供奉她。几年后,问天就在姜原庙改建的碧潭小学里上学。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家吃完午饭就要去学校?难道就是为了表示勤学?到学校后老师在宿舍里午休,学生们却坐在桌前头枕在胳膊上打盹。上午,问天回到家里,奶奶告诉他:爹和妈妈离婚了。问天见妈神情抑郁,却竭力装作像没事人一样。他和着泪水吃完饭,给妈说他不想上学了。妈火了:“解放前他革命不在家,你不是也长大了?”

到了学校,红颜拦住问天问“傻(读 guā) 瓜,你咋不跟你爹去省城?”

天添见问天两眼含泪,双目红肿,关切地问“怎么了?”

红颜说“他爹不要他妈了,嫌他妈是农民。”

“滚!”问天火了,“你妈不是农民?”

“红颜也是听别人说,”天添劝道,“父母做事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做儿女的能说什么?哭也没用。”

天添掏出手绢,默默地擦拭着问天脸上的泪、脖子上的汗;轻轻地解开问天的上衣,无意间露出他胸前吊着的绣有刘海钓金蟾的花兜肚。问天害羞地掩上衣襟。天添笑了,用手拽低了自己的衣领,袒露出她胸前也绣着“长命富贵”的白绫兜肚。问天被她的真诚和洁白如玉的酥脯打动了,两眼痴痴地盯着它。

牛老师在教室外面喊“现在午休,赶快睡觉。听下(ha)了没有?”

牛老师是东府人,“下”和“瞎”发一个音。问天心情烦躁就随声回了句:“听瞎了!”

“听下了为什么不睡觉?”牛老师问。

“听瞎了咋睡觉?”

同学们忍不住“轰”地笑了。

牛老师骂他捣蛋,揪着问天的衣服领子罚他站在太阳坡里;并诅咒说“你能考上中学就把鼓背到我家门上敲。”

问天不知道牛老师的家在哪儿,只记得牛老师曾给奶奶说,他是个孤儿,是姬书记把他领上了革命道路。前几天,他还当着姬书记的面,夸他的儿子如

何聪明伶俐，今天却怎么又咒骂他考不上中学？

那时候问天还小，不知道那是官威，是人们看着姬书记的脸色说话。问天当时只是把牛老师看透了：你也是碟子里盛水，就那点水平，一眼就能看到底。问天站在太阳坡里，心中郁闷，两眼冒火。牛老师刚一离开，他就脱下小褂，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大摇大摆地朝碧潭走去。

男同学们见问天去碧潭里耍水，一个插着一个都跟来了。

问天闭上眼，一个猛子扎进潭里。潭水是这样的清凉，睁开眼，眼前一片碧绿；四周是那样得静谧，偶尔有条游鱼不小心撞到他的腿畔。在这赤裸裸的无拘无束的心神交汇的幸福时刻，他突然想起午饭时奶奶抱着他哭诉的一句话“这下我娃和人家不一样了！”他一个激灵：“什么不一样？不就是我再也没有爹了！”

问天游上水面，见同学们快活地喊叫着，互相扎猛子在水里抓对方的脚，或者按班结帮地打水仗，肆无忌惮的嬉闹声在夏日的晴空里回荡着，似乎传得很远很远。

牛老师被吵醒了，领着各班的女生朝潭边走来。同学们像受到老鹰惊吓的田鼠一样，争先恐后地钻进水里，潭面上又恢复了固有的寂静。不一会儿，平静的水面上又不时地露出一个个惊恐的脑袋；再看时又不见了。问天平躺在潭中的水面上，支棱着脑袋，只听见牛老师说“把衣服统统抱走！”

红颜在潭中搜索着，见问天仰面平躺在水面上，腿畔的牛牛翘着。她指着问天向天添说“哟，你看问天！”

天添按下红颜的手指，拉着她走了。牛老师也似乎意识到了非礼勿视，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面孔，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走了。

同学们兴趣索然，一个个像田地里的禾苗似的蔫头耷脑地爬上岸，两眼无限委屈地盯着问天。问天从岸边捡起自己的鞋，一前一后捂住男人最隐秘的两块地方，领着同学们躲在校门外的土崖下，喊“把衣服撂下来。”

女同学们噙着口水在崖上说笑着，问“你是谁呀？”

“你还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红颜说，“牛老师说，不报名不给衣服。”

随着报名声，姑娘们像天女散花似的，衣服一件件地飘落了下来。“姬牛牛。”一声娇呵从崖上飘下来，问天本能地跨出一步，在地上打了个立正“到！”

问天朝上一看，只见天添的脸刷地一下变得绯红。天添攥下衣服，骂了句“瞎尿！”

问天穿上洗过不久、还有点潮湿的衣服，一股冰凉直沁肺腑。

“喂，谁在潭里钓鱼？”

随着一声稚嫩的呵叱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领着一只狗从树林里跑出来。那狗毛色黑亮，浑身精瘦，四条腿又细又长，显然是一条猎狗，姜原人叫它细犬。它蹲在问天对面，吐着血红的舌头，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两耳耸立着，随时等待着主人的命令。

“怎么，这潭里不准钓鱼？”

男孩瞪了他一眼，自显老成地迈着小方步走到岸边柳树下，弯腰拽上吊在潭里的网兜看了看，随手折了根柳枝串了两条鱼。

问天坐起身，这小孩背手、绷脸、噘嘴、迈小方步的神态他似乎很熟悉，好像在那儿见过。

“姑，人在这儿！”

男孩打了个口哨，细犬跳起来追了上去。

斜阳下，人和狗的身影时隐时现地掩映在林间。不远处的山坡上，红颜身披彩霞地站在那里。

“怪不得他的神气那么眼熟，原来是红颜的侄子！”

夕阳西下，橘红色的阳光穿过树林，潭面上水波粼粼，再也看不见浮标了。问天收起竿，夕阳已经压在了对面的秦岭山上，落日的余辉清晰地勾画出秦岭的剪影：黑黝黝的山梁上，树木依着山势，像吃过的鱼脊椎骨一样，一根一根地贴在橘红色的天际上。

二

问天刚走下潭畔，那只细犬又从身后蹿到他的前面，左躲右闪地阻挡着他。问天站住了，那狗也蹲在他的前面，“汪汪汪”地朝天吠着。他正感到奇怪，红颜在身后说话了：“怎么，钓了几条鱼就绕道走，是怕我要分你的鱼？”

“哪能呢。”问天把网兜里的鱼晃了晃，“你如果想要我都送给你。”

红颜的一双丹凤眼盯着他，动也不动。姜原人说人心狠，往往用能睁硬眼来形容，问天今天才第一次见到这种眼神。半晌，红颜“吡蔑”一笑，俊俏的脸庞绽放得像花朵一样，问“那你为什么躲着我？”

问天红着脸，四下里张望着，只有红颜的侄子在不远处的坡地里搜寻着，拿根棍子在草丛里到处敲打。一只野兔被赶了出来，沿着坡底狂奔。小家伙把手指放进嘴里吹了声口哨，紧跟在他俩身旁的细犬像听到冲锋命令似的纵身追了出去。

“看什么，现在是农闲季节，田地里根本就没有人。”

红颜傍着问天，两个人慢慢地走着。田野里静悄悄的，他俩徜徉在田埂上，似乎连麦子拔节的声音也听得出来。

“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中学毕业了，到时候不知道你在哪儿上大学。我们还会见面吗？”

问天第一次从她的话音里听出了几分忧伤，他不知道自己是解嘲还是自我安慰地说“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一，谁知道谁会考上大学。”问天试探地说“咱姜原可是老祖宗留下的一块风水宝地，有山有水有平原，能够在这儿了却一生也不错。”

红颜凑近问天，近得问天都能闻到她如兰的香气，能够听到她有点急促的心跳声。红颜说“你以前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和天添都立过志，长大要当科学家。难道你忘了？我没忘！今年考不上有明年，明年考不上后年

考。我不相信老天爷会饿死笨家雀。”

“也和范进中举一样？”

“不，范进是为了当官，我离开农村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问天看着她笑。在前些天召开的“毕业后怎么办”的专题班会上，红颜以团委委员的身份表态说，一颗红心，两种打算。怎么今天上大学又成了她唯一的选择呢？问天看着她的执拗劲儿，终于明白了她会上说的只不过是托词、官话。难怪同学们在背后骂她“假积极”、“油葫芦”。

两年前，他俩刚上高中，红颜就被指定为校团委委员，具体管什么问天不知道。是她提出要和问天坐在一张桌子上，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红颜说“你学习好，出身不好；你帮助我学习，我帮助你改造思想。”

问天出于对团委书记牛老师的反感，当时就迁怒于她。他问“我家是地主，我爹却是部长。跟着妈，我就是地主崽子；跟了爹，我就是‘革干’子女？”

“照！”没想到红颜双手一拍，满脸流露出少女的纯真，用姜原的土话俏皮地说“这一口吞到大粪尖尖上了。”

问天梗着脖子又问“这和清朝初年的留头不留发、辛亥革命时的剪辫子不是一样吗？”

“对，”红颜十分肯定地说，“这就是立场、态度。”

问天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人的好坏是精神世界的事，难道连这也管吗？如果剃了光头就是和尚，那何必还面壁参禅呢！

红颜关切地问“你想跟你爹走吗？”

说起父亲姬山涧，问天确实知之甚少。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弃笔从戎抗日去了。解放时，他六岁才第一次见到爹。父子俩尚未混熟，爹又另寻新欢去了。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想起了《离骚》里屈原的话“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而其何伤！”

想到这里，问天禁不住问“你志向崇高，为什么不努力学习呢？”

红颜白了他一眼“你说，我还应该从哪方面努力呢？”

这倒把问天问住了。红颜的社会活动太多，自习时间大多要开会，有时忙不过来就把作业推给问天“帮帮忙。”有时课堂上没听懂，她就晚饭后约他“咱们谈谈。”考试时红颜就急了，不时地用脚在桌下踢他的脚，他交卷时就会把草稿忘在桌上。要说起努力来，红颜确实比他强，但在学习成绩上她却赶不上他。他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他不能说；说了也未必管用，也就只好沉默了。

他俩慢慢地走着，春风顺着河湾徐徐地吹来，吹到人身上凉飕飕的。红颜坐在河岸边的一块巨石上，用手拍着另一块让问天坐。问天犹豫了，在学校里，由于他俩接触过多，同学们都怀疑他俩谈恋爱。邻桌的何厚娃曾满脸真诚地告诉问天“伙计，据我长期地观察，细心地分析，委员确实是爱上你了。”

“胡扯！我可是订了婚的人。你要是爱上她，我给你们搓和。”

“我？”厚娃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自嘲道“就我这奔豚（苏格拉底式的前额）？脸不白，家庭出身中农，什么都不典型。”

“坐呀，我还有话要问你。”红颜拉着问天的手，突然，两人都像触电似的赶快分开了。

问天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在这河的下游，他俩坐在河畔上，他给她讲电流、电压和电阻间的关系，说急了，他情不自禁地抓住红颜的手在沙地上写着 $I = U/R$ 。红颜也斜着眼睛看着他“同学，咱们这是说学习，你别想入非非！”问天也知道自己是有了婚约的人，尴尬地松开了她的手。红颜觉得，她是团委委员，大会小会她都批评同学们谈恋爱。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这都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那一套。”我怎么也能这样呢？

今天上午，田桂花问红颜“问天妈来提亲了，你觉得问天咋样？”红颜满脸通红，转着眼珠回道“妈，你甭管。问天咋不来找我？”红颜等了一个上午，没有见到问天。一打听，说问天钓鱼去了，她下午才来到碧潭畔。红颜憧憬着，问天见到她会不顾一切地跑过来向她求爱，她是立即答应呢，还是摆出姑娘应有的矜持？一切应以事业为重，她和他应该先商量，如何才能

考上大学。有了共同的事业、理想，爱情才会更甜蜜。没想到问天这个封建仕宦家庭出身的公子竟也不懂风月，反而显得她好像在追求他。

红颜站起身，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问天；只见问天痴痴呆呆地站着，默默地望着东逝的流水。红颜不由得叹了口气：“走吧，看影响了你翰林家的清誉。”

问天愣住了。他走也不是：明明她说的是气话、反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重提他家的翰林门第，无异于骂他封建、顽固。不走又很为难：他见她不理他，低着头，用草秸在河水中慢慢地划着。红颜的泪水落在水面上，像雨点似的溅起了一点一点的浪花。

“你不是有话要问我吗？”问天轻声地问。

“不问了。”红颜扔掉草秸就走，“不就是会做几道题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问天跟在红颜身后嚷嚷着：“我有什么了不起？地主家的狗崽子！你呢，根红苗正，你爹是社长，你又是团委委员。”

“你少挖苦！”红颜头也不回地走着，“根红苗正是我爹扛长工挣下的，委员不委员也用不着你选！”

问天记得在初中选班干部时，五个班委中，红颜的票数刚刚过半，却当了班长；得全票的天添却给个闲职，少先队的中队长。同学们不服，问天就领着大伙去找班主任。班主任杨老师摇了摇头，站在一旁的团委书记牛老师说话了：“池天添，就是整天笑咪咪的那个玉面菩萨？她是只咬狼的狗么？”

问天觉得牛老师的话不着调儿，他掺和啥？就歪着脑袋说：“牛老师，我爹昨天回家了。他让我问你，你家住在哪儿？”

“县城文化馆。”牛老师说，“咋能让姬部长去我家，他还在家吗？”

“走了。他让我把鼓背到你家门上去，你说我是敲呀还是不敲？”这一招真灵，气得牛老师嘴抽鼻歪地走了。

红颜咬牙切齿地说委员“也用不着你选”，看来对问天以前的这件恶作剧记恨还是很深的。现在说这话也还是对问天的讽刺：你连团员都不是，有

什么资格议论我这个团委委员！想到这里问天也火了：“蒋红颜，你别狗咬吕洞宾，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为我？”红颜回过头来，额头几乎撞到问天的鼻尖。问天站住了，说：“可不是为你！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无非是恶少一个。可你，人们要说你和我……”

“我和你怎么了？说呀！”

“……”

“怎么又哑巴了？”红颜盯着问天窘迫的样子，又忍不住嗤地一笑，“你想说什么当我不知道？美死你了！”

月亮升起来了，乡间的土路上拖着两条长长的影子，一前一后慢慢地移动着。“姬问天，我看你是南山（秦岭）的核桃，砸着吃的货。”红颜说，“你妈说你是个羞脸子，一见姑娘脸就红。那我问你，大炼钢铁那一年，天添下炼铁炉时把脚崴了，有架子车你不拉，非要背着她去医院。天添是不是姑娘？”

“……”

“吭哧什么，你说话呀！”

“人谁没有个七灾八难！”问天还想说，嫂溺于水中，亚圣（孟子）还出手援救。男女授受不亲，那也得看是什么时候、啥事情。当时天添疼得两股生眼泪直流，嘴里还倒吸着冷气，背上她总比在车厢里颠簸舒服些。说实话，问天确实非常喜欢师父的女儿。他和天添在一起，两人就有说不完的话。有人称天添是“玉面菩萨”，问天看着她的神态却叫她“白熊”。天添整天笑咪咪的，白里透红的双颊上旋着两个浅浅的酒窝。问天有事没事总想见到她，一见到她，问天就叫她“白熊。”天添不但不恼，反而学着他：故意跨出一大步，右脚跟碰着左脚跟打一个立正的姿势“到！”

“天添当班长时，我们整天鞍前马后地跟着她跑：擂台也打了，钢铁也炼了，‘卫星’也放了。怎么样？”红颜无可奈何地望着他，嘴角里含着点幸灾乐祸的神气，“有的人入了团，天添却随母亲回了原籍。”

问天沉默了，他无话可说。他不知道天添的命运为什么会比他还惨，但他知道天添家的不幸绝不是她和牛老师所能左右的。天添离开他们已经三年了，不知道她家的原籍在那里。走时问天曾与天添相约，有了住址就来信。难道她母女俩还在浪迹天涯、至今踪迹未定？还是有难言之隐，不肯花八分钱来干扰他？

“你知道天添现在在哪儿吗？”

问天摇了摇头。

“在省城。去年，省里有一所中专学校来咱们中学外调，说是调查天添在初中时的表现。”

红颜慢慢地走着，脸上显示出一副欲言不能的两难神态。问天知道，人事是绝密的，他的出身决定他无权知道这些，只有眼巴巴地望着红颜，期盼着那薄薄的嘴唇里能透露出更多的天添的信息。红颜看了问天一眼，满脸露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气，喟然叹道：“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想离开组织也没门儿，就像痴人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可有人倒好，不但不靠拢组织，反而和管组织的老师、同学过不去，能有好果子吃吗？”红颜说完，看也没看问天的反应，头也不回地走了。

红颜的家在村西头，走进城门她就消失了。问天愣在西城门外，呆望着高大厚重的城墙，心里不由得泛起无限的悲哀：这座不知道哪朝哪代用砖和石块砌成的城墙，早已失去了原有功能，但它依然屹立着。城楼上的更房也已坍塌，更无人巡更值夜。但人们仍舍不得拆除这座不知道有多少年历史、城门楣上镶嵌有“秦卫锁钥”石匾的城墙。问天凝望着，门楣上的字迹已经无法辨认，只有漆黑的城墙、城垛和旗杆上的吊斗还依然耸立着，像剪纸一样粘贴在湛蓝色的夜幕上。